

七日談

(北京篇)

一部人類社會發展史，說到底就是一部人類文明的進化史。文化，作為與人類相生相隨的精神創造物，不僅幫助人類思考有關生命、存在以及終極關懷的價值與意義，而且還是他們理解世界、應對挑戰、尋找情感寄託的心靈棲息地，而且還是他們對外交流、尋求共識、協調行動不可或缺的溝通介質。同時，文化還透過語言、禮儀、習俗和價值觀念、道德準則及法律制度等，為人類社會制定可資遵循的行為規範。毫不誇張地說，文化堪稱人類社會的靈魂血脈，是維繫世界和平與推動歷史發展進步最為重要的思想源泉。

從人類誕生之日起，初始文明的發展經歷了上千萬年的漫長歷程。其間，不同民族和族群在相對封閉的時空中，依據自身的生存條件、生活方式和心理習俗，進行着各自帶有鮮明民族特性的文化創造，坊間流行的所謂四大文明、六大文明、八大文明之說，大抵都是相關民族在這漫長歷史時期所創造的偉大生命結晶。

直到公元前五世紀，人類智能在長時間積累的基礎上開始發生由量變到質變的空前突破，中國的老子、孔子、莊子，印度的釋迦牟尼，古希臘的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等橫空出世，歷史進入了雅斯貝爾斯所認定的「軸心時代」。正是在這創造性思維集體迸發的軸心時代，東西方超一流的思想家幾乎同時登上歷史舞台，其影響一直延續現在。後來，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細劃的人類二十六種文明樣式，除了古印第安文明之外，其他文明形態大抵都是軸心時代原創文化的衍生品。

進入十九世紀，經過文藝復興的思想啟蒙和工業革命的技術進步，經濟基礎和意識形態的重大變革首先把歐洲國家聯結在一起，族群交往日益頻繁，文化傳播空前密切，呈現出經濟文化一體的最初萌芽。伏爾泰、歌德和馬克思等人針對文藝復興以來人們拿古代作家為典

數字時代的文化傳播

雲 德

範，荷馬、德謨克利特、維吉爾、西塞羅等彷彿已經把歐洲各民族納入他們的統治之下、組成一個統一文藝共和國的新情況，有關「世界文學」的概念被正式提出。由此，人類文化的傳播與交流開始步入突飛猛進的快車道。

如果說，蒙昧文明階段的文化交流僅局限於戰爭、商賈、交通和人群遷徙過程的緩慢推進，文化傳播的方式主要靠縱向歷史繼承的話，那麼，工業文明階段，隨着出版印刷、報刊通訊、廣播電視的逐漸問世，文化傳播的節奏開始變快，發展到數字化時代，文化信息的即時、交互和海量傳播的狂瀾突起，立馬讓文化加速跨進了網絡化輻射傳播的歷史新階段。科學統計的數據顯示：十八世紀人類的知識更新周期大約是八十至一百年，十九世紀縮短為三十年，二十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縮至十年，進入新世紀，人類知識更新的周期已縮短到兩年。

這巨大歷史性變革，既是文化發展的機遇，更是嚴峻的挑戰，它經常把世人置於某種興奮與迷惘交織不清的狀態之中。儘管社會應對的選項很多，但至少有三個問題亟須鮮明回應。

首先是如何適應歷史巨變的客觀需求，盡快建立起新型文化傳播的倫理秩序。數字化時代海量的文化信息難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

愈益加劇了受眾辨識的難度和社會管理的難題，即便你刻意封堵，也無法阻止其肆意流竄與蔓延，任何企圖在自我封閉中孤立發展的奢望，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當下最迫切需要採取的策略就是，一方面要努力加大優質產品的供給力度，讓更多優秀的文化產品佔領網絡空間，以有效阻止文化市場上劣幣驅除良幣現象的惡性循環。另一方面，必須練就與狼共舞的高超本領，有關部門務必保持足夠的心理承受力和思想包容度，相信網絡不是洪水猛獸，那些庸俗、低劣、虛假的東西可能一時吸引受眾眼球，但絕不可能長久霸佔人們興奮神經的中樞。網絡文化的發育總也需要一個去蕪取精的淘洗過程。抗禦不良文化的審美免疫力，一定會在良莠不齊的自然文化生態的改造中漸次生成且逐漸鞏固起來。

其次，不論社會環境多複雜、治理壓力多大，都必須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堅定不移地按照文化生產與傳播的規律辦事。數字時代的文化傳播是多元並進的「量子糾纏」式的系統工程，那些自以為是、高台教化式的強硬推銷，可能先入為主地讓人產生逆反情緒，便達通暢的傳播渠道恐難以形成。只有轉變觀念、放下身段，採用人們便於接受、樂於接受的柔性方式，把文化動人的魅力融會於和風細雨、潤物無聲的平等交流之中，才能營造寬鬆和諧

的交流氛圍，進而出現心悅誠服、心甘情願自主接受的良好效果。

第三，面對資本的全球流動和一體化的世界市場，面對日益加劇的集約式信息爆炸和嚴峻的經濟、文化和科技競爭，人類資源共享、互通有無的國際合作以及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趨勢，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即便如此，大家也必須牢牢记，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化傳播，絕不是某些文化符號塊狀的物理位移，而是一種深度勾連與交融的化合反應。我們必須清醒看到，文化的傳播與受納，既受制於本土的生活習俗和歷史傳統，也受制於接受對象的構成和審美情趣的變遷，是一個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既不斷衝突又不斷融合的雙向往復的運動過程。數字時代的文化交流的出路，不是泯滅民族和地域文化的個性、終極導向模式化的統一規制，而是在文明互鑒的基礎上，推動世界文化更加生機勃勃地異態紛呈、多樣共生。只有文化的豐富多彩，才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輝煌未來！作為一個發展中的文明古國，我們以開放的心態提倡互學互鑒，絕不意味着對某些強勢文化單向度的歸附，而是立足現實、關注前沿，從當下生產生活實踐中開掘新型文化內容與形式的生成依據，站在人類思維的新高度上獨闢蹊徑，不斷增強文化創新的能力，用更多既有豐厚歷史底蘊、又能展示當代中國風貌，既體現人類共同命運和審美價值、又能在世界文化園地佔據一席之地的標誌性產品，讓中華民族的新創造為人類社會帶來全新的審美體驗和石破天驚的文化驚喜。捨此，我們或許別無選擇。

▲世界數據信息總量增長迅速。

作者簡介：雲德，文藝評論家，原中國文聯副主席。曾出版《期待的視野》、《文化的視點》、《審美的視角》、《直面文壇》、《守望精神》、《全球化語境中的文化選擇》、《新時期文藝思潮概覽》、《藝文半知錄》、《唱得梨園絕代聲》、《雲德評論文選》（6卷）等著作。



家長的考量



柏林漫言
余逾

兒子和女兒在柏林國際學校最好的朋友也是兄妹倆，杰克和凱蒂，德國人。這兩兄妹從今年冬季開學便去了倫敦，進行為期半年的交換生學習。總算，在復活節假期我們兩家人重新聚在一起，正好兩個家裏的哥哥都即將在九月開始高中最後兩年的備考大學，我們便聊起了各自對小孩未來讀大學的考量。

對於他們舉家遷往倫敦半年，陪同小孩進行交換生學習，我深表佩服。要知道，搬來搬去這可是個大工程。杰克和凱蒂的媽媽達尼爾點點頭，苦笑着說：「我知道會是個大工程，但沒想到這麼大的『工程』，可比我想像的要複雜得多，還要昂貴得多。」

達尼爾說起兩個小孩在倫敦的生活。他們去倫敦讀的是英國的德語學校，所以呢，大部分課程都是德語教學。而兩個小孩在柏林的時候跟我們家小孩一起，讀的是柏林的國際學校，英語教學。所以他們從小學習的科目專業名詞都是用英語學的，到了倫敦用德語上課，發現很多居然都聽不懂。

有意思吧，這個德國家庭在柏林把小孩送到國際學校學英語，現在在倫敦又把小孩送到德語授課的德語中學學補德語。這是為什麼呢？

達尼爾慢慢解釋給我聽。作為父母，他們是希望自己的小孩是個國際

化、能適應各種文化和語言的人。所以杰克和凱蒂從小不僅在國際學校長大，課餘還學了中文，每逢假期他們全家都會去世界旅行，感受各國的文化。

臨近高中備考大學了，在選擇國際考試課程和德國高考課程之間，他們選擇的是德國高考課程。一是德國高考相對國際考試來說更容易一些，第二是出於經濟方面的考慮，以後在德國讀大學學費極少，基本上可以算免費了。

那麼問題來了，參加德國高考就意味着要用德語考試，而這兩個從小在國際學校長大的小孩對於專業名詞的德語知之甚少，要「抱佛腳」的，便是需要惡補一下德語。惡補德語的同時，他們又不希望小孩的英語落下。於是，便去了倫敦，讀了德語中學。

有意思吧？真沒想到德國家長的腦路這麼蜿蜒曲折。我問：「那杰克和凱蒂覺得怎樣呢？」「他們很高興這個學期結束就可以回德國了！」她笑了笑說，「不過我們這段時間有機會在英國到處旅行，感受英國社會不同的風情文化，覺得還是蠻有收穫的。對於他們以後如果想来英國讀個研究生什麼的，應該也是很好的鋪墊。」

不遠處女兒和凱蒂在一起聊得眉飛色舞，我敢肯定聊的不是學習。而她們的哥哥在一邊顯得就要沉穩許多，聊他們的課程，聊歐洲和英國的大學，儼然已是成熟的小小男子漢了。



維港看雲
郭一鳴

近二三十年，內地科創界人才輩出，從互聯網「雙馬」，到劉強東的京東、任正非的華為、張一鳴的TikTok，最新備受矚目的是宇樹科技的王興興、DeepSeek梁文鋒，還有小米雷軍的轉型等等。科技創新推動社會發展，一個個勵志故事伴隨一個個創富神話，成為「中國夢」亮麗的風景。其實，這些年內地傳統行業亦不乏創新人才和有志之士。近日筆者就無意中聽到一個年輕人自創中式禮服品牌、矢志傳播新東方美學的故事。

上月，香港、遼寧和汕頭三地相關商會協會在瀋陽市五愛服裝城舉行業務交流會，在遼寧省商務廳和瀋陽市政府的領導見證下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希望透過南北聯手發揮各自優勢，拓展新的商機。開會前香港代表團成員參觀服裝城，因時間關係只能走馬觀花，有女團友感覺很不過癮。翌日上午離開酒店返港前有近一個小時空檔，筆者匆匆趕到服裝城與團隊會合，卻在五樓樓梯口一家旗袍專賣店門口停下腳步。我一個大男人當然不是想買旗袍，只因經過這家店時無意中瞥了一眼，就被吸引住。

這是一套三件式紅底金花拽地旗袍：長裙、上衣、雲肩，掛在衣架上盡顯高貴、華麗、喜慶，簡直可稱之為宮廷華服，男店主見我兩眼直勾勾盯住這件旗袍，就過來介紹：這件叫做「秀禾」，就是新娘服，是純手工製作，裙子和衣褂上的金色花紋圖案是用K金線繡製。我起初

想當然以為「秀禾」是滿族人對新娘服的稱呼，後來上網一查，原來這是一種民國風格的中式婚禮新娘服，名稱源自二十多年前內地電視劇《橘子紅了》周迅扮演的女主角三姨太秀禾。

店主大約四十歲左右，自我介紹姓王，哈爾濱人，他說這家店售賣的所有旗袍，都是自家設計的品牌，每件價錢從一千多至十幾萬元不等，我問還有哪些是純手工製作的，他帶我看一套景泰藍旗袍，既有古典美又有現代感，裙和褂的領、胸、肩、袖口的銀色花紋富有立體感，製作精緻，上衣五排如意扣更是一絕，紫布條加金絲綵做成的扣眼，扣住一顆小巧玲瓏景泰藍繡球，與其說這是一件旗袍，不如說是一件藝術品。「這套是你們的鎮店



▲景泰藍旗袍。

作者供圖

之寶嗎？」我問，「像這種檔次的，我們店有十幾套」，王經理答。臨走前，我和王經理互加微信。孤陋寡聞如筆者，從未在服裝店見過如此令人驚艷的藝術品，想對這家旗袍店了解更多。

後來我和王經理在微信聊起來，這家旗袍店的總部在北京，是一名張姓「八〇後」設計師於二〇〇九年創立，迄今擁有八個品牌，他本人是其中一個品牌的負責人，公司在全國各地有幾十家分店，這家瀋陽店剛開張兩個多月。「我們老闆是有夢想和使命的人。去年我們的品牌獲邀參加慶祝中法建交六十周年的巴黎服裝展，當地媒體大讚中國還有這麼美的服裝！今年九月，我們還將應邀參加意大利米蘭服裝節。」王經理的語氣中流露出自豪和對老闆的敬佩。我在網上找到關於這家旗袍品牌的介紹，其中有這樣的表述：「透過傳統古韻的現代演繹，以衣裳為載體向世界傳播新東方的美學」，這應該就是王經理口中那位年輕的旗袍品牌創立者的夢想和使命吧。

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不僅需要科技創新，也需要文化創意創新。西方各種名牌服飾「征服」全球消費者這麼多年，是時候我們用中國品牌向全世界展示東方美學。旗袍是中國獨有的女性服裝，把旗袍做到藝術品的級數，需要天才的設計和巧匠，而要令其成為向世界傳播新東方美學的載體，還需要大格局的市場策略。「你們有沒有打算到香港開分店？」我問王經理。他說：「我們老闆想要讓中國服裝品牌走向國際，香港是國際大都市，如果有機會相信我們一定會去的。」祝這位旗袍店老闆的夢想早日實現。

不知道是紙本筆墨，還是山河往事。春日，水牛或者黃牛，一臉憨厚，或立或卧，或泅氾水中或行走路途。牛背上，鄉村牧童悠然自得，無所事事，看看山，看看水。麻雀也來湊趣，人小，牠更小，還有更小的蜻蜓，端端趴在牛角上，風一吹，搖搖晃晃，翩翩欲飛。偶有花香飄過來，鳥語聲也飄過來，啾鳴不絕。倘或下點雨就更好了，四處清幽，執把傘，捧書亂讀，埋頭鑽字裏，是水泊梁山故事，是瓦崗寨故事，是十八路反王故事，是刀劍故事，是拳腳故事，是神魔故事，身心墜進紙頁，越陷越深，無法自拔，恍恍惚惚，不知哪年哪月哪日哪時。抬頭四望，山林孤寂，牛跑得不見蹤影，只得滿山遍地找，那物卻在山凹處悠然而食，不急不慌。

牧童詩風



准風物談
胡竹峰

好像一瞬間，其實已經三十年，牛走遠了，牧童走遠了，多少人就此遁入虛空，再也遇不到。日常裏，鄉下不大能看見牛了。有年相遇，牧童換作老翁，緊緊跟在牛身後，一彎彎繞圈，犁刀掀開沉睡了小半年的水田，泥腥氣撲面而來，田泥分開，爬上犁尖滾向一側。一條黃鰓從溝底驚起，搖擺着想要逃走。犁田的老翁停下來，輕輕拉下繮繩喝住牛，一個箭步，上前拿住那物，轉身丟向田埂的竹籬……這樣的場景有夕陽黃昏氣，眼看着日落西山。

黃牛背上的牧童，如今怕是僅存於水墨畫裏了。林中迴盪的歌聲早已消散，鳴蟬、黃鸝、白鷺、翠柳、青天，在泛黃的舊紙堆靜靜地斯文流傳。經史子集流傳，詩詞歌賦流傳，筆墨丹青流傳，文章天下

流傳……有時泉眼無聲，有時叮咚潺湲，有時春溪響亮，有時滾滾長江，有時靜水深流，有時洪波湧起。歲月驀然驚心，流年倏忽暗換，老了一代又一代牧童，詩風還在，從先秦風雅頌裏起身，翻越秦漢的山嶺，拂動魏晉的竹林，吹向隋唐的平原，直上宋元的峰巒，鑽進明清的弄堂，穿過白日，穿過暗夜，經過我的筆尖。舊稿裏寫過一首七絕，說的即牧童事：牽牛飲水過橋西，河岸青蛙徹夜啼。無賴小兒初識字，二三四六數難難。牧童的詩太多太多——綠草如茵的唐朝原野，黃昏之後，吃過飯的牧童蓑衣也不脫，靜卧在月夜草地上。牧童騎牛過村，笛聲和着清風。熙熙

攘攘的名利客機關用盡，哪有如此瀟灑。綠草長滿池塘，水溢到岸邊。遠山銜住落日，水中倒影晃動，粼粼波光也晃動。瘦弱的牧童騎在牛背上緩緩歸家，隨口吹着短笛，爛漫不成腔調。據說那笛聲悠揚悅耳，扶搖雲霄，天間的仙人也不禁駐足細聽，陶醉萬分，一時忘我。小小漁翁，獨釣寒江，蓑衣輕搖水雲鄉。我是個樵夫，只合松濤、石徑、對斜陽。小小牧童，依然詩風，短笛橫吹月明中。我是個牧童，只合山林、田野、對雨空。雨是小雨細雨。牛毛雨淋濕牛毛，楊柳絮染白楊柳。